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唐人豪俠小說篇目考輯

汪聚應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研究唐人豪俠小說，必須以全面掌握唐人豪俠小說篇目為前提。從豪俠小說的創作發展看，敘寫遊俠之行狀，自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班固《漢書·遊俠傳》以來，步履蹣跚，漸向小說邁進。就漢代描寫遊俠的非歷史性作品看，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卷五〈勾踐陰謀外傳第九〉中「越女論劍」等，小說的成分已佔主體。另外，產生於秦漢時期的稗史小說《燕丹子》，¹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歷史豪俠小說，「古今小說雜傳之祖」。²魏晉南北朝時期，志人小說與志怪小說出現繁榮，其間亦有涉及遊俠者，如劉義慶《世說新語·規箴》中的〈王夷甫婦〉篇、〈自新〉中的〈周處〉篇、〈戴淵〉篇、〈假譎〉中的〈魏武少時〉篇等，干寶《搜神記》中的〈李寄斬蛇〉，託名陶潛《搜神後記》中的〈比丘尼〉，荀氏《靈鬼志》中的〈外國道人〉等。然此類作品搜奇記異，非「有意為小說」，故事情節多為簡單記事性質，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豪俠小說。

豪俠小說的正式創作及其首次高潮的出現是在唐代。這不但表現在豪俠題材的創作數量比六朝大有增加，而且還在於作者有意識地進行豪俠小說創作，使豪俠

¹ 《燕丹子》成書時間和作者難以確考。《隋書》、《舊唐書》中的〈經籍志〉，《新唐書》、《宋史》中的〈藝文志〉俱列入小說家。原書三卷，唯《隋書·經籍志》小說家類著錄此書為一卷，《舊唐書·經籍志》作三卷，題燕丹子撰。《四庫全書》將其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列入小說家類存目。清代學者孫星衍認為是「先秦古書」，魯迅也認為是漢前之作。明代胡應麟認為是「漢人小說」。今人羅根澤認為是南北朝時期作品。業師霍松林先生〈《燕丹子》的成書時代及在我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認為：「《燕丹子》一書，就是在取材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汲取民間傳說寫成的。從對秦王『虎狼其行』的揭露看，從對燕丹、荊軻刺秦王及其失敗所流露的讚頌、同情和惋惜的強烈情緒看，它應該是秦并天下以後至覆亡以前十餘年間的產物。」（《文學遺產》1982年第4期）

²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四部正訛〉。

汪聚應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題材成為唐代小說一個獨立的主題類型。同時，由於小說觀念和審美觀念的變化，這些豪俠題材的小說已改變了先唐小說的幼稚狀態，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嶄新品貌。汪辟疆說：唐人小說，「道錄三清之境，佛氏輪回之思，負才則自放於麗情，摧疆則酣謳於俠義」。³鄭振鐸在〈論唐代的短篇小說〉中將唐代小說按題材分為「神奇的故事」、「青年男女們的戀愛故事」、「出世思想的幻想故事」和「武俠或劍俠的故事」。日本學者鹽谷溫《中國小說史略》(郭希汾譯編，中國書局1921年版)第三章將唐傳奇分為別傳、劍俠、豔情、神怪四類，雖標準不一，但列「劍俠」為一類。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光明書局1935年版)第四章則分唐傳奇為神怪、戀愛、豪俠三類。可見，唐人小說創作中，豪俠這一題材類型的獨立地位以及作為一個小說流派已被眾多學者所認可。

唐人雖然確立了豪俠這一小說題材類型的文學地位，但終唐一代，未見有成熟的豪俠小說專著或和長篇巨制。⁴同時，由於唐代為我國小說各類題材的全面興起和發展時期，唐人的小說觀念與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概念多有不同，而唐人對「俠」與「義」的理解亦不同於後人，因而唐代豪俠小說的創作情況比較複雜，篇制長短不拘，差別較大；篇目多散見於各類題材中。另外，由於唐代豪俠小說的傳播、保存多有舛訛，搜輯唐人豪俠小說篇目有一定困難。因此，本文在輯錄唐人豪俠小說時，將每一個時期的唐人豪俠小說分歸於傳奇小說和筆記小說兩大框架中。⁵但要說明的是，唐傳奇源於六朝志怪，而搜奇輯異的傳奇與志怪有時難以區分，⁶往往一書之中，二事並載，即傳奇體與志怪體並存。同時，唐人小說也多從

³ 汪辟疆：《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序〉，頁1。

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中說：「〔吳淑〕所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皆傳當時俠客術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詭怪。唐段成式作《酉陽雜俎》，已有〈盜俠〉一類敘怪民奇異事，然僅九人，至蒼萃諸詭幻人物，著為專書者，實始於吳淑。」見《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4。

⁵ 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撰〈編次之訛論〉十五篇，云：「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足相紊亂。」從唐人小說創作實際看，唐人往往將小說往雜史方面靠近或將雜史寫入小說，而一些雜傳類，包羅萬象。唐人對這部分內容未能安排妥當，這部分篇制短小的內容，後人稱為「筆記小說」。這樣，則如《國史補》等「雜史類」、《杜陽雜編》等志人志怪、軼事的「雜史類」、《資暇集》等學術性隨筆，甚至《酉陽雜俎》均可列入「筆記小說」名下。周勳初說：「從源流上看，篇幅短的傳奇即是筆記小說，篇幅長而帶有故事性的筆記小說也就是傳奇。」因此，本文在處理傳奇與筆記體例時，有時將篇幅太短的雜史、筆叢、雜傳列入筆記小說，有時將篇幅較長且虛構性強的筆記小說列入傳奇類。

⁶ 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諸論下》中，劃分小說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辯訂、箴規六種，從其中所列志怪、傳奇兩類看，志怪、傳奇有所區別。但他也指出了一書之中二事並載的現象。胡應麟把寫人事的作品叫傳奇，把涉及鬼神精怪的一律叫

史部雜傳記演進而來，無論志怪還是傳奇，最初多歸在雜傳類，而「奇」與「怪」又本同義，唐人單篇傳奇或傳奇集中有些篇目就是志怪體。所以本文將傳奇、志怪統一放在傳奇一類，將一些短小的志怪體、雜史、雜傳記等皆歸入筆記小說一類。這是因為唐人多將豪俠夾雜在其他傳奇、筆記小說集中，⁷或與愛情相依，或與神怪、公案為伍。同時，筆記與小說都是很寬泛的概念。古籍中，筆記界說最為複雜。從現存文獻考察，筆記小說包括志人與志怪兩大類，產生於先秦，初盛於魏晉六朝。長期以來，它一直是史籍的附庸，其基本性質是史料性和知識性強。它們有的見於子部小說類，有的見於史部雜史類、故事類或雜傳記類。內容往往龐雜，有傳統的志人故事，又有關於當時制度、風俗、禮儀、名物、朝野掌故與新聞乃至自然科學、域外地理風情等方面奇聞異事。因此，唐代豪俠小說的創作及其發展演進，實際上是伴隨著傳奇小說和筆記小說兩條發展線索而出現在唐代不同的歷史時期。筆記小說中的豪俠篇目較傳奇小說中的篇目為多，但真正代表唐代豪俠小說成就的還是傳奇中的豪俠篇目。同時，在循傳奇和筆記兩大類別的演進中，豪俠題材類型與愛情、神怪等題材類型也並非同一步拍發展。實際上，唐代豪俠小說的發展在時間表現上明顯較愛情、神怪等題材慢一拍。晚唐是豪俠小說的繁榮期，而恰恰是其他類型的衰落期。另外，從五代文人的豪俠小說創作看，在創作發展上明顯是承唐代餘緒。同時，一些文人多生活在晚唐，其豪俠小說大都敘寫唐朝事或以唐代為依託，而文學創作發展流變往往在過程上體現出發展中的前兆和餘波，雖跨王朝時代，卻都一脈相傳。可見，廣義的唐人豪俠小說概念應包括這個沒有統一王朝體制的五代時期。因此，本文將五代作為唐人豪俠小說創作的衰變期，也是基於晚唐五代豪俠小說創作的實際。

本文將唐人有關俠這一題材類型的小說統稱為「豪俠小說」。一方面這是沿襲了《太平廣記》中有「豪俠」的分類以及一些小說史家的劃分，另一方面是着眼於唐人對「俠」、「義」的理解和唐人的小說觀念。因為唐人所言「俠」比較寬泛而並非義俠一途。這些豪俠中有劍客、刺客、豪士、盜俠或行為特異者等等，其共同特徵是

〔上接頁362〕

志怪，也不太符合唐傳奇的創作實際。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又詳分出唐人小說集為傳奇集、志怪集、志怪傳奇集、傳奇志怪集、志怪傳奇雜事集等，似嫌瑣繁。按傳奇是唐人小說的一個新名稱，它的內容範圍是很廣的，我們不能囿於六朝志怪的固見而硬要分出。倒是魯迅從創作意識和審美特徵着眼，只區分唐人小說與六朝志怪，不再分唐人小說為傳奇類、志怪類。按他的說法，寫人的、語怪的，單篇的或專集的，都應稱為傳奇。見《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今從此。

⁷ 唐代豪俠傳奇也有單篇別行的，如《謝小娥傳》、《虬髯客傳》等，但數量並不多，絕大多數夾雜在傳奇志怪小說集或筆記小說集中。



豪。可見，先輩時彥「豪俠」一語十分精當，很有概括力。因此，稱「豪俠小說」而不取「武俠小說」或「俠義小說」之名，其選擇範圍也就寬泛了，大致在內容上包含了描寫豪俠之士、頌揚節義之行和俠義復仇等的作品。

對唐人豪俠小說篇目的搜集，目前還未見有全面整理者。一些研究者囿於《太平廣記》所列篇目而無多損益。⁸另外，如羅立群搜集為三十八篇，崔奉源搜集為三十篇，王汝濤認為有二十七篇。⁹實際上，唐人豪俠小說的數量遠超出這些。本文在輯錄唐人豪俠小說時，注意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采輯範圍力求廣泛。本文在輯錄唐人豪俠小說篇目時，立足於唐人小說創作的實際，以現存或見於書目的所有唐人傳奇、志怪、雜史、雜傳等為基礎，參照了《四庫全書總目》、程毅中《古小說簡目》、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及周光培《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李時人、何滿子《全唐五代小說》、周勳初《周勳初文集》卷五中《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等有關唐人小說的專著和集子，¹⁰以期所輯篇目全面完備，能夠反映唐代豪俠小說創作的發展軌跡和全貌。因此，篇制上兼采傳奇、志怪和筆記小說中的豪俠篇目，長短不拘，其中筆記小說中不足百字的篇目，只要事涉豪俠，有故事情節，有虛構，亦采輯。而俠義之士殺鬼怪、誅精魅為民除害等內容，雖事涉虛妄，但從唐人小說創作的實際和俠義內容出發，一併輯錄。¹¹

二、篇目內容力求準確。本文所采唐人豪俠小說篇目內容，以《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最接近唐人文本原貌的輯本為基礎，同時對照現代人的輯本和整理校點本，如吳曾祺《舊小說》、鄭振鐸《世界文庫》、魯迅《唐宋傳奇集》、汪辟疆《唐

⁸ 《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至一九六「豪俠類」收小說二十五篇。其中〈李亭〉一篇出自《西京雜記》，為晉人作品；〈荊十三娘〉、〈許寂〉、〈丁秀才〉三篇出自《北夢瑣言》，為五代孫光憲作品；〈胡證〉、〈宣慈寺門子〉兩篇出自《唐摭言》，作者為五代王定保。故真正意義上的唐代作品為十九篇。

⁹ 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崔奉源：《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47-48；王汝濤：〈論唐代的豪俠小說〉，《南開學報》1984年第5期，頁1。

¹⁰ 清永瑨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程毅中：《古小說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周光培：《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李時人、何滿子：《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勳初：《周勳初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¹¹ 唐人小說中俠義事頗涉怪異，至有義鳥、義犬之類亦為唐人稱頌，如張說《綠衣使者》中的「義鳥」，《廣異記》所載〈勤自勵〉、〈姚甲〉篇中的「義虎」、「義犬」，《宣室志》所載〈趙叟〉、〈郭釗〉中的報恩之犬、《集異記》中的一組犬報仇救主之事等，事涉虛妄，雖是俠義之舉，但不涉豪俠人物，故不采輯。

人小說》、李時人、何滿子《全唐五代小說》、周光培等編集的《歷代筆記小說集成》及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書》中經過校點的唐人集子，力求內容準確。

三、重視篇目內容的發展流變。本文采輯唐人豪俠小說篇目時，盡力從出處、版本、內容、流變等方面逐一作簡要考輯，以呈現唐人豪俠小說的創作及其嬗變。並按豪俠小說在唐代的創作發展，將唐人豪俠小說的創作發展分四個時期編排，即萌芽期、發展期、繁榮期、變衰期。下面據此以為輯錄。

萌芽期 (618—763)

從唐初到唐代宗永泰二年，是唐人豪俠小說的萌芽期，此時單篇別行的豪俠小說似無。傳奇小說集牛肅《紀聞》、筆記小說集張鷟《朝野僉載》有豪俠篇目十篇。

牛肅《紀聞》

《紀聞》，《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崇文總目》小說類、《通志·藝文略》傳記冥異類、《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均著錄十卷，有「崔造註」。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子部小說家雜事類著錄舊鈔本十卷，題唐牛肅（生卒不詳。約生於武周聖曆前後，卒於代宗時）撰，崔造注。¹²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二小說類著錄同。《紀聞》原書散佚，佚文見《太平廣記》。據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考證，現存一百二十七篇。除〈李娥廟〉見於《太平御覽》卷四一五外，餘皆出於《太平廣記》。《廣記》引《紀聞》凡一百二十六條，吳曾祺《舊小說》乙集自《廣記》選輯四十一條。其中豪俠篇目有〈吳保安〉、〈裴仙先〉、〈竇不疑〉、〈李邕〉等。

一、〈吳保安〉

《廣記》卷一六六「氣義」類引，注出《紀聞》。《唐人小說》下卷選輯。寫吳保安棄家贖友郭仲翔及郭仲翔報恩事。吳、郭事《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傳〉亦采入，《全唐文》卷三一八載有吳保安〈與郭仲翔書〉及郭仲翔〈與吳保安書〉。明馮夢龍據此改寫成擬話本〈吳保安棄家贖友〉（見《古今小說》卷八）。沈璟據此寫成傳奇《埋劍記》（見《古本戲曲叢刊》三集）。鄭若庸據此創作戲文《大節記》（見呂天成《曲品·新傳奇》）。另外，明清人曾改題為〈吳保安傳〉或〈奇男子傳〉。¹³

¹² 按《宋史·藝文志》有「崔造注」。舊鈔本十卷，汪辟疆《唐人小說》說：「金陵有鈔本牛肅《紀聞》十卷，為丁氏善本書室舊藏，亦從《廣記》輯出。」《唐人小說》輯存《紀聞》小說三篇。

¹³ 〈吳保安傳〉載《古今說海》說淵部別傳家，不著撰人。《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小說、《舊小說》乙集亦取入。〈奇男子傳〉載《合刻三志》志奇類，《五朝小說·唐人百家小說》傳奇家、《唐人說薈》一〇集、《唐代叢書》卷一二題唐許棠撰。



二、〈裴佖先〉

《廣記》卷一四七引，《古今說海》說淵部別傳家著錄，不題撰人。《舊小說》乙集錄入。寫裴炎侄子裴佖先仗義直諫觸犯武則天而流放邊塞歷盡曲折事。《新唐書》卷一一七〈裴佖先傳〉采之。明許三階據此編為傳奇《節俠記》（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許自昌有改訂本《節俠記》（見《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節俠記》取名，意在「以力抗武后為節，豪結諸蕃為俠，合以標名」（《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清人王翊據此編成《留生氣》（一名《詞苑春秋》）傳奇（姚燮《今樂考證》卷八著錄）。另據程國賦《唐人小說嬗變研究》考證《留生氣》已佚。

三、〈竇不疑〉

《廣記》卷三七一引，《舊小說》乙集錄入。《全唐五代小說》卷一〇收錄。寫任俠之士武德功臣孫竇不疑遇鬼魅及殺道鬼除害事。

四、〈李邕〉

《廣記》卷二四三引，《舊小說》乙集錄入，寫唐海州刺史李邕任俠、蓄養亡命及劫日本商船事。

張鷟《朝野僉載》

《朝野僉載》主要記載武后一朝的事跡，是記載朝野見聞的一部隨筆。《新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著錄為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入史部傳記類，另出《僉載補遺》三卷。《郡齋讀書志》子部小說家類只錄《朝野僉載補遺》三卷，又說《補遺》分為三十五門。¹⁴現在流傳的本子有一卷本與六卷本兩個系統。《直齋書錄解題》列《朝野僉載》入小說家類，為一卷，曰：「唐司門郎中饒陽張鷟文成（658？-730）撰。其書本三十卷，此特其節略爾，別求之未獲。」《四部全書總目》亦列入子部小說家類。《說郛》、《歷代小史》、《古今說海》、《畿輔叢書》本皆屬一卷本系統。六卷本以《寶顏堂秘笈》為代表，《叢書集成初編》亦編為六卷。中華書局1979年版《朝野僉載》是趙守儼以《寶顏堂秘笈》本為底本，與《太平廣記》、《說郛》、《歷代小史》諸本對校的點校本，並附有補輯，是目前最完備的本子，據此輯錄的豪俠類篇目有〈稠禪師〉、〈李祥〉、〈彭闡高瓚〉、〈柴紹弟〉、〈宋令文〉、〈彭博通〉六篇。

一、〈稠禪師〉

《舊唐書·經籍志上》著錄《稠禪師傳》一卷，未注撰人。¹⁵《廣記》卷九一引，《紀聞》與《朝野僉載》均著錄，今按中華書局趙守儼點校本《朝野僉載》卷二輯錄。寫北齊稠禪師以神力仗義行俠，保護弱者抗拒北齊宣帝武力鎮壓事。

¹⁴ 《郡齋讀書志》曰：「〔《朝野僉載補遺》〕唐張鷟文成撰，分三十五門，載唐朝雜事。鷟自號浮休子，蓋取《莊子》其生也浮，其死也休之義。」

¹⁵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頁2005。

二、〈彭闢高瓚〉

《朝野僉載》卷六載，《廣記》卷一九三「豪俠」類引。寫唐貞觀中恆州彭闢、高瓚鬥豪事。

三、〈柴紹弟〉

《朝野僉載》卷六載，《廣記》卷一九一「驍勇」類引。《舊小說》乙集錄入。寫太宗時有「壁龍」之稱的盜俠柴紹弟戲盜長孫無忌馬鞍、丹陽公主鑲金函枕及段師子盜長孫無忌七寶帶事。按李建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言《廣記》、《舊小說》所錄，無段師子盜長孫無忌七寶帶事，誤。趙守儼點校本《朝野僉載》卷六亦將柴紹弟與段師子事合在一處。

四、〈李祥〉

《朝野僉載》卷四載，寫河內人周李祥氣俠剛勁，為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剛正不阿考刺史事。《廣記》卷二五四亦引及。趙守儼點校本《朝野僉載》作「周李祥」。按「周」乃武后所改國號，人名為李祥，非周李祥。

五、〈宋令文〉

《朝野僉載》卷六載，《廣記》卷一九一引，《舊小說》乙集錄入。寫唐初神力大俠宋令文長安禪空寺搏牛事。

六、〈彭博通〉

《朝野僉載》卷六載，《廣記》卷一九一引，寫河間人彭博通呈力技事。

發展期 (763—860)

傳奇中的豪俠小說篇目

李公佐《謝小娥傳》

《謝小娥傳》單篇別行，約成書於貞元十四年。《廣記》卷四九一引，注「李公佐〔763—860〕撰」，不注出處。寫商女謝小娥仗義復仇除害事。曾慥《類說》卷二八收《異聞集》節引，題同，《廣記》所引即出此。《虞初志》卷四、《綠窗女史》節俠部義烈門、重編《說郛》卷一一二、《唐人說薈》一一集、《龍威秘書》四集、《唐代叢書》卷四、《藝苑摛華》、《晉唐小說六十種》四冊、魯迅《唐宋傳奇集》卷三、汪辟疆《唐人小說》上卷皆錄入此傳。《百川書志》著錄李公佐《謝小娥傳》一卷、《寶文堂書目》有存目，無撰人、卷數，蓋從《廣記》錄出。

唐人豪俠小說中，此篇類實。《全唐文》卷七二五收錄，《新唐書》卷二〇五據此將謝小娥采入《列女傳》。另外，李復言《續玄怪錄》有「尼妙寂」一則，即記此事，文稍有異。描寫更細膩，全篇佈局亦有調整，時間上推到貞元十七年至永貞元年，並謂元和初李公佐為作傳，大和四年李復言據傳改寫。陳翰《異聞集》采李公佐此傳，題同（見《類說》節本），只謝小娥夫作段居正。按「正」字蓋宋人避仁宗諱「禎」

字而改，非音訛。《棗林雜俎》、《真珠船》亦記此事。宋代《輿地紀勝》卷三四亦傳小娥事，但已視小娥為宋人。董賓卿政和五年所作《仙跡跋》中說壁間題字「類仙人謝小娥筆」（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一）。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九有〈李公佐巧解夢中言，謝小娥智擒船上盜〉話本。馮夢龍《增廣智囊補》卷二六閩部略記此事，題〈謝小娥〉，並有評云：「其智勇或有之，其堅忍處萬萬難及。」清王夫之據此作雜劇《龍舟會》（見《船山遺事》、《清人雜劇》二集）。又清代佚名有《二奇合傳》第八回〈謝小娥智擒群盜〉。另按唐李紳亦有《謝小娥傳》，疑是據傳聞而作。¹⁶汪辟疆說：「《輿地紀勝》江南西路有謝小娥事，而時地多不符，則是宋人傳聞之誤。」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指出，《聊齋志異》卷三〈庚娘〉和〈商三官〉亦據小娥事。¹⁷

沈亞之《馮燕傳》

《馮燕傳》似嘗單行。寫任俠之徒馮燕因殺人逃捕至滑，通姦滑將張嬰妻又殺之，後出於俠義而自首，免張嬰不白之罪。汪辟疆認為「馮燕此事，當在貞元二年至九年間。流傳數十年，沈氏〔亞之，？-831稍後〕始據元和中外郎劉元鼎之語而為此傳。司空表聖又為作《馮燕歌》，並載本集，則其事固當時實錄也。」¹⁸

《馮燕傳》載《沈下賢文集》卷二〈雜著〉，《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題為〈馮燕〉，注出沈亞之《馮燕傳》，文稍異，刪讚語。《文苑英華》卷七九五傳類選入，並附〈馮燕歌〉。張君房《麗情集》著錄。《綠窗新話》卷下〈馮燕殺主將之妻〉，注出《麗情集》，所引止歌。明胡震亨《唐音統籤》卷七〇四載司空圖〈馮燕歌〉並有明辨。《情史》卷四情俠類收，題為〈馮燕〉。此外，《唐人說薈》一〇集、《龍威秘書》四集、《唐代叢書》卷一二、《藝苑摛華》、《香艷叢書》八集、《晉唐小說六十種》三冊、《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舊小說》乙集、《唐人小說》上卷皆載錄。

¹⁶ 李紳〈謝小娥傳〉文佚不傳。明談遷《棗林雜俎》和《幽冥·顧曠》中云：「邑諸生顧曠，住橫涇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憩，攝入冥司閱籍，乃唐謝小娥後身也。……《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溪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蕭灘二裏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旦附漁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為監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末注：「相國李紳有傳。」按李公佐於元和十三年撰〈謝小娥傳〉，李復言《續玄怪錄》亦載，二傳大體猶合，而李紳所撰殊異，蓋自據傳聞。

¹⁷ 汪辟疆：《唐人小說》，頁114；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36。

¹⁸ 汪辟疆：《唐人小說》，頁199。

馮燕事在唐代見諸歌詠者為司空圖《馮燕歌》。宋人曾布根據《馮燕傳》故事寫有《水調大曲》七段。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三《向中令徙義》中向拱殺所私潞民妻、明《紀錄彙編》卷二〇一陸鈺《病逸漫記》中北京馬姓殺所私里婦、卷二〇二祝明允《前聞記·牀下義氣》及《野記》中洪武時京師校尉殺所私鄰婦、陸容《菽園雜記》卷三中洪武時京城少年殺所私校尉妻、明話本集《貪歡報》第八回《鐵念三激怒誅淫婦》中營兵鐵念三殺所私崔妻，皆有馮燕事源。《三刻拍案驚奇》第九回《淫婦情可誅，俠士心當有》即入話演馮燕事。按《三刻拍案驚奇》為書坊偽託，原書名《型世言》，馮燕事見第五回。

張祜《俠客傳》

《俠客傳》文佚，不見著錄。唯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下云：「張祜〔796–850〕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托詞自敘也。崇遠猶意往歲赴恩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堦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常訊於廬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其隱俠，則云不睹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履相玩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回縣下，及過祜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恆常，不以為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按張祜之好俠，《桂苑叢談·崔張自稱俠》已有所載，此之言或不妄，蓋所謂神行術，唐人豪俠小說常有此等技藝之描寫，姑錄之。

柳理《上清傳》

《上清傳》，《廣記》卷二七五引，題曰《上清》，注出《異聞集》，不注撰人。此傳約成書於元和中。¹⁹寫唐貞元中，竇參所寵青衣上清為報主恩，充入掖庭為其主伸冤昭雪事。

《上清傳》原附《常侍言旨》後。（《次柳氏舊聞》注云：「柳理〔生卒不詳，中唐人〕《常侍言旨》附。」）《紺珠集》卷五《明皇十七事》、《資治通鑒考異》卷一九引有全文，並云：「唐柳理記其世父芳所著，凡六章，〈上清〉、〈劉幽求〉二傳附。」按周紹良考證，《廣記》注出《異聞集》者約二十五篇，有《上清傳》。另《唐語林》卷六據《常侍言旨》采入《上清傳》，文稍異。魯迅《唐宋傳奇集》卷四、汪辟疆《唐人小說》上卷均錄入。

¹⁹ 《郡齋讀書志》卷三小說類敘柳理《常侍言旨》云：「唐柳理記其父登所著六章，《上清》、《劉幽求》二傳附。」據登卒於長慶二年（822）推斷，《上清》當成書於元和中。另《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小說家類載《柳常侍言旨》一卷，云：「唐柳理撰。常侍者，其世父芳也。凡六章，末有《劉幽求》及《上清傳》。」按柳理世父為柳登，右散騎常侍，《直齋書錄解題》誤。

唐闕名《王義傳》

《廣記》卷一六七「氣義」類引，題《王義》，注出《國史補》，《廣記》卷一五三〈裴度〉亦引，出自《續定命錄》，敘其事較詳。寫元和十年(815)，裴度僕人王義捨身救裴度俠義事。

王義實有其人。《舊唐書》卷一七〇、《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均載有王義事，《舊唐書》尤詳。李肇《唐國史補》卷中云：「裴晉公為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三。」《唐語林》卷六、《南部新書》戊卷亦載。今按徐松《登科記考》卷一八，元和十年登進士第三十人，今存其文者約八人，但《全唐文》諸人卷中均未見其著有〈王義傳〉及裴晉公祭文。蓋原文散佚。《廣記》卷一五三所引〈裴度〉事蓋出自《續定命錄》。

李端言《蜀婦人傳》

《蜀婦人傳》，原文佚。寫貞元中長安里中蜀婦人報父仇並殺子而去俠義事。崔蠡《義激》中提到此傳，並略說其事。《全唐文》卷七一八收錄〈義激〉，篇末云：「前以隴西李端言〔生卒不詳，元和中人〕始異之，作傳。傳備，博陵崔蠡又作文，目其題曰〈義激〉。將與端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李端言原傳文佚，崔蠡〈義激〉據李傳敷衍，但仍能保持故事原貌。

李肇《國史補》卷中亦載蜀婦人復仇事。其云：「貞元中，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而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於此，今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卻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與〈義激〉文稍異。唐人小說中，薛用弱《集異記·賈人妻》、皇甫氏《原化記·崔慎思》均同此事，只題不同，文稍異，似是同一事源。宋人《翰苑名談》有〈文叔遇俠〉(見《分門古今類事》卷五引)，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俠女〉、卷六〈細侯〉亦取材於此。

牛僧孺《玄怪錄》

《玄怪錄》，《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作十卷。《崇文總目》小說類、《通志·藝文略》傳記冥異類、《郡齋讀書後志》小說類、《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文獻通考》小說家、《中興館閣書目》小說家、《宋史·藝文志》小說類等均著錄十卷。《遂初堂書目》小說類作《幽怪錄》，不題撰人卷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題《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並引明朱國禎《湧幢小品》曰：「牛僧孺〔779-847〕撰《元怪錄》，楊用修改為《幽怪錄》，因世廟時重元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誤也。」按宋太祖名匡胤，玄朗乃真宗假託之始祖，楊用修改名說實非。《四庫全書總目》又改「玄」作「元」，乃避康熙之諱。

《玄怪錄》原書散佚，《四庫全書總目》僅敘及抄本一卷，今存四卷殘本，係明陳應翔刻本，凡四十四則，書名《幽怪錄》，題唐隴西牛僧孺編，附李複言《續幽怪錄》一卷，其中二十五則見於《太平廣記》，另有七則《廣記》引作《續玄怪錄》。程毅

中點校本前言云六則，誤。按程毅中點校本〈裴諶〉篇言《廣記》作《續幽怪錄》，但前言偶遺此篇。《類說》卷一一節錄《幽怪錄》二十五則。除一則外，全見於陳刻四卷本。程毅中點校本據《廣記》和《類說》補入十二篇。《紺珠集》卷五節錄十八則，題《幽怪錄》。《舊小說》乙集輯錄十七則，鄭振鐸《世界文庫》第十冊輯錄三十一則，汪辟疆《唐人小說》輯錄八篇，何滿子、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卷三〇至三三校錄四十二篇，包括殘篇和節文。《玄怪錄》與李復言《續玄怪錄》長期並行流傳，1982年中華書局以陳刻本為底本，兩書合編，程毅中點校，並補佚文十二篇，總共五十六篇，為最完備。其中豪俠篇目有〈郭代公〉、〈尼妙寂〉。

一、〈郭代公〉

〈郭代公〉，陳應翔刻本《幽怪錄》列入卷一。寫開元間郭元振除豬妖救少女為民除害的俠義之舉。《說郭》卷一五載，無題，《唐人小說》據輯。《類說》卷一一《幽怪錄》節載，題〈烏將軍娶婦〉。《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〇、《群書類編故事》卷二四節引，題〈烏將軍娶女〉。《豔異編》卷三二妖怪部收錄，題〈烏將軍〉。《古今說海》卷四九說淵部別傳家、《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舊小說》乙集皆載，題均作〈烏將軍記〉。《全唐五代小說》卷三〇校錄。《西遊記》孫悟空高老莊捉豬妖情節有似於此。另外，《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七回亦有此事之本，但作者把除烏將軍事移植到明人高谷相公身上。

二、〈尼妙寂〉

陳刻本《幽怪錄》列入卷二，程毅中以為〈尼妙寂〉為李復言之作，應為《續玄怪錄》篇目。《廣記》卷一二八引，題〈尼妙寂〉，注出《續玄怪錄》。《舊小說》乙集從輯。寫尼妙寂為父親、丈夫復仇俠義事。

按〈尼妙寂〉，《說郭》本卷一五歸牛僧孺《幽怪錄》，無題。重編《說郭》卷一一七將此列入唐王惲《幽怪錄》。《類說》本《幽怪錄》卷一一節載，題〈申蘭申春〉。《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六節引，題〈解字識盜〉。按〈尼妙寂〉為李復言《續玄怪錄》篇目，事同李公佐〈謝小娥傳〉，唯姓名殊異，情節亦有不同，姑兩存之。

筆記小說中的豪俠篇目

薛用弱《集異記》

《集異記》原書三卷，又稱《古異記》、《集異錄》。《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小說家類著錄三卷，《崇文總目》小說類、《通志·藝文略》傳記類冥異類著同。袁本《郡齋讀書志》卷三下小說類作三卷，衢本作二卷，一題《古異記》。《宋史·藝文志》著錄一卷，《百川書志》小說家類著錄二卷，凡十六事。《紅雨樓書目》小說類作一卷，《也是園書目》冥異類、《述古堂書目》小說家類均作三卷。《孫氏祠堂書目》說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小說類異聞類均作一卷，《稽瑞樓書目》作二卷。《顧氏文房小說》刻錄宋本《集異記》二卷，十六條，與《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著錄一卷本內容

正合。現存本以《顧氏文房小說》本為最早，分上下兩卷十六條。中華書局1980年排印本以《顧氏文房小說》本為底本，又從《廣記》等書中整理補編七十二條，其中佚文六十六，又附六篇存疑。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重新考訂，認為可補者只有三十四篇。汪辟疆《唐人小說》收錄六篇。其中見於豪俠類的篇目有〈奚樂山〉、〈賈人妻〉、〈李勉〉三篇。

一、〈奚樂山〉

《廣記》卷八四引，題〈奚樂山〉，注出《集異記》。《舊小說》乙集收錄。寫上都奚樂山神術治車輞拯濟寒乞貧窶不能自振者事。《三洞群仙錄》卷一五引《仙傳拾遺》，亦記此事。

二、〈賈人妻〉

《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賈人妻〉，注出《集異記》。《舊小說》乙集錄入。寫餘干尉王立妻復夫仇事。事與《原化記·崔慎思》、《國史補》卷中所記及《全唐文》卷七一八崔蠡《義激》所載長安里婦事同。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十一娘雲岡縱談俠〉演為話本。

三、〈李勉〉

《廣記》卷四〇二引。題〈李勉〉，注出《集異記》。寫開元初，尉浚儀李勉義葬波斯胡叟而歸寶珠於其子事。此與《尚書故實·李約》事類。〈李約〉見《廣記》卷一六八「氣義」類，文稍異。

李肇《唐國史補》

《唐國史補》，《新唐書·藝文志》入史部雜史類，《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入史部雜史類，題《國史補》。《郡齋讀書志》云：「唐李肇〔生卒年里不詳，貞元、元和時人〕撰，記開元、長慶間事。初劉餗記元魏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續之。」《四庫全書總目》入子部小說家類。

《唐國史補》分上、中、下三卷，上、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內容係「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²⁰每條以五字標題。《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筆記小說大觀》本、《說郛》本、《唐人說薈》本均作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作上、中、下三卷。其中豪俠類篇目有〈劉頗償甕值〉、〈故囚報李勉〉、〈妾報父冤事〉、〈余長安復仇〉、〈陳儀刺高洪〉。

一、〈劉頗償甕值〉

《唐國史補》卷上載，寫劉頗慷慨疏財，疏通道阻救眾厄俠義事。

²⁰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序〉，頁3。

二、〈故囚報李勉〉

《唐國史補》卷中載，寫李勉所釋故囚恩將仇報，遣刺客行刺李勉，後刺客激於義而殺故囚夫婦事。《廣記》卷一九五所引《原化記·義俠》與此篇情節同，文更詳，姑兩存之。明馮夢龍擬話本《醒世恆言》卷三〇〈李汧公窮邸遇俠客〉即據此事加工，故囚改成房德。

三、〈妾報父冤事〉

《唐國史補》卷中載。寫貞元中長安一人妾報父仇事。

四、〈余長安復仇〉

《唐國史補》卷中載，寫衢州余氏子長安仗義復仇事。

五、〈陳儀刺高洪〉

《唐國史補》卷中載，寫于頔任高洪苛刻剝下，一道苦之，小將陳儀於洪府行刺高洪俠義事。

陸勳《陸氏集異記》

陸勳《集異志》，《新唐書·藝文志》無著目，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一三子部小說類始著錄陸勳《集異志》二卷，題《陸氏集異記》。並云：「唐陸勳撰。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文獻通考》小說家類著錄同。《宋史·藝文志》小說類題作《集異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傳記冥異類作三卷，蓋為二卷之訛。今人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考此書作於咸通末。

《陸氏集異記》原書不傳。今傳四卷本及一卷本《集異志》為後人雜湊成編。《廣記》所引《集異記》或出薛用弱，或出陸勳，或出劉宋人郭季產，皆不題撰人。李宗為《唐人傳奇》考證出於陸氏者凡三十餘篇。何滿子、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卷四四輯錄陸氏者凡二十一篇。《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有《陸氏集異記》四卷，並云：「舊本題唐比部郎中陸勳撰。……陳振孫曰：『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此書較陳氏所載多二卷，而事較振孫所記之數多三四倍，亦不多言犬怪。豈後人附會，非其本書歟？」其中《寶顏堂秘笈》、《叢書集成初編》本均四卷，《寶顏堂秘笈》續集載《集異記》四卷，凡二百三十九則，實宋元人偽作，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已有明辨。重編《說郛》本、《唐人說薈》本、《唐代叢書》本、《說庫》本均為一卷本。其中重編《說郛》卷一一六載一卷本，係四卷本之節錄。見於豪俠的篇目有〈徐安〉、〈朱覲〉兩篇。

一、〈徐安〉

《廣記》卷四五〇引，《舊小說》乙集錄入，輯為薛用弱作。《全唐五代小說》卷四四輯為陸勳作。今從。寫開元五年下邳人徐安除狐妖救妻事。

二、〈朱覲〉

《廣記》卷四五六引，《全唐五代小說》卷四四輯錄。寫陳蔡遊俠之士朱覲除蛇妖救鄧全賓女事。



鄭還古《博異志》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谷神子《博異志》三卷，《崇文總目》小說類、《通志·藝文略》傳記類冥異著錄同《新唐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小說類均作一卷。《宋史·藝文志》小說類乃合《集異記》、《博異志》等為一卷。《太平廣記》作《博異記》、《博異傳》、《博異錄》等均為訛名。《四庫全書總目》入小說家類，題《博異記》一卷，云：「舊本題唐谷神子還古撰，不著姓氏。」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考定為唐鄭還古撰。另外，《述古堂書目》、《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鄭堂讀書記》異聞類均著錄一卷。明刻《古今逸史》本、《顧氏文房小說》本亦作一卷，存目十條。今本殘存一卷，蓋為明顧元慶《顧氏文房小說》據宋本重刻，十則，與胡應麟等記載同。《廣記》引三十餘條，出今本之外者近三分之二。《舊小說》乙集自《廣記》輯出十一條，自今本輯出八條。中華書局1980年排印本以《顧氏文房小說》本為底本，另據《廣記》輯佚文二十四篇附補編。《全唐五代小說》輯錄二十九篇。其中見於豪俠類篇目有〈敬元穎〉、〈張竭忠〉、〈木師古〉。

一、〈敬元穎〉

《廣記》卷二三一引，題〈陳仲躬〉，注出《博異志》。《舊小說》乙集錄入，《全唐五代小說》卷三五校錄。寫天寶中書生陳仲躬救敬元穎並幫助其除掉洛陽城井中食人毒龍俠義事。

〈敬元穎〉，《類說》卷二四《博異志》節題〈師曠第七鏡〉。《孔帖》卷一三題〈唐博異〉，《歲時廣記》卷二八節引題〈獲銅鏡〉。《姬侍類偶》卷下節引，題〈蘭苔墮鏡〉。

二、〈張竭忠〉

《廣記》卷四二八引，題〈張竭忠〉，注出《博異志》。《舊小說》乙集錄入。《全唐五代小說》卷三五校錄。寫天寶中河南緱氏縣代理縣令張竭忠在太子陵仙鶴觀除虎救道士俠義事。此篇《顧氏文房小說》本存。《類說》卷二四《博異志》節題為〈道士得仙〉。《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三九節題為〈黑虎入觀〉。

三、〈木師古〉

《廣記》卷四七四引，題〈木師古〉，注出《博異志》。《舊小說》乙集錄入，《全唐五代小說》卷三六校錄。寫貞元初遊子木師古遊金陵，借宿古廟，夜間用手刀刺死三十多年使三十多人喪生的兩個食人蝙蝠俠義事。

劉肅《大唐新語》

《大唐新語》，《新唐書·藝文志》錄入史部雜史類，作十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撰。《郡齋讀書志》入史部雜史類，亦作十三卷，云：「唐劉肅〔生卒年里不詳，元和時人〕撰，輯唐故事，起武德止大曆，分十三類。」《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三卷，記三十類，曰：「唐江都縣主簿劉肅撰，自武德迄大曆，分類編纂，凡三十類。元和丁亥歲序。」《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十三卷，列入別史類，題書名為《唐新語》。明人刻本題《大唐世說新語》。

或《唐世說新語》。《四庫全書》據《新唐書·藝文志》恢復原名，列入小說家類。今存明萬曆三十一年潘玄度潘氏刻本、俞氏刻本、王世貞刻本及《稗海》本、《說郛》本、《唐人說薈》本、《筆記小說大觀》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本等，均為十三卷。中華書局1958年版許德楠、李鼎霞點校本最為通行。其中豪俠篇目有〈安金藏〉、〈王君操〉、〈房光庭〉。

一、〈安金藏〉

〈安金藏〉，《大唐新語》卷五〈忠烈第九〉載，寫武后時，太常工人安金藏不畏酷吏，以死自毒為皇嗣睿宗白冤俠義事。《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傳上〉、《舊唐書》卷一八七〈忠義傳〉均錄此事，文字與《大唐新語》稍異。

二、〈王君操〉

《大唐新語》卷五〈孝行第十一〉載，寫貞觀初王君操仗義復父仇事。王君操事，《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載。

三、〈房光庭〉

《大唐新語》卷七〈識量第十四〉載，寫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匿藏坐流放的舊交薛昭事。

繁榮期 (860—907)

傳奇中的豪俠篇目

房千里〈楊娼傳〉

《廣記》卷四九一雜傳記類引此傳，題〈楊娼〉，題下注「房千里撰」。寫嶺南帥寵妾楊娼報恩持節殉主事。〈楊娼傳〉，《綠窗女史》青樓節志收入，題〈楊娼志〉。《虞初志》如隱草堂原本收錄，不題撰人（《虞初志》翻刻本卷四收入，以撰人為唐李群玉）。《情史》卷一收錄，題〈楊娼〉。《青泥蓮花記》卷四、《豔異編》卷二九、《唐人說薈》一一集、《唐代叢書》卷一七、《龍威秘書》四集、《晉唐小說六十種》八冊、《百川書志》等均著錄此傳。魯迅《唐宋傳奇集》卷四、汪辟疆《唐人小說》上卷亦輯錄此傳。

薛調〈無雙傳〉²¹

《廣記》卷四八六引，題〈無雙傳〉，題下注「薛調撰」，不注出處。寫豪俠古押衙幫助王仙客與劉無雙團圓事。

²¹ 唐傳奇中，愛情題材多夾雜俠義內容，如〈柳氏傳〉、〈柳毅傳〉、〈霍小玉傳〉等，但俠客僅處於配角。〈無雙傳〉雖為愛情，但全文也用較多的筆墨塑造了豪俠古押衙形象，與〈柳氏傳〉中的虞侯、〈柳毅傳〉中的柳毅、〈霍小玉傳〉中黃衫豪客多有不同，故將此錄入豪俠篇目。

《無雙傳》，《虞初志》翻刻本卷四收錄，題唐裴說撰。按原本不題撰人。《豔異編》卷二三「義俠」部收錄《無雙傳》，不題撰人。《情史》卷四「情俠」類作《古押衙》，末稱唐薛調撰，內容同《無雙傳》。《百川書志》著錄《無雙傳》一卷，《綠窗女史》官闈部遺放門、重編《說郛》卷一一二、《五朝小說·唐百家小說》傳奇家、《唐人說薈》一一集、《唐代叢書》卷一四、《龍威秘書》四集、《藝苑摺華》、《香豔叢書》六集、《晉唐小說六十種》四冊、《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均著錄此傳，題均作《劉無雙傳》。《唐人小說》上卷、《唐宋傳奇集》卷四亦收錄，題名和撰人與《廣記》同。

唐范攄《雲溪友議》載崔秀才事，與王仙客事類。宋人錢易《南部新書》甲卷載古押衙事，並辨「衙」當作「牙」。吳淑《秘閣閒談》載此事，題《仙客遭變》(四庫本《分門古今類事》卷一六引)。宋曾慥《類說》卷二九收錄。張君房《麗情集》亦取本傳，題作《無雙仙客》，又載《無雙歌》。《片玉集》卷二《浪淘沙》注引《無雙歌》「庭下梨花雪四重」四句，卷六《訴衷情》注引《無雙歌》云：「紅簾如水隔神仙，月清霜冷隔茶煙。茶煙未減簾中語，一寸深心暗與傳。」未著作歌者。《綠窗新話》卷上節引，題作《王仙客得到無雙》，文較簡。《醉翁談錄》癸集卷一《重圓故事》中有《無雙王仙客終諧》。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五張實《流紅紀》中于祐云：「吾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計。」「牛」乃「王」之誤。宋人編《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六收錄此篇，未注出處。元吳萊《淵穎吳先生文集》卷二有《觀唐薛調劉無雙傳戲作劉無雙歌》一首。元白壽之有戲文《無雙傳》(見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九《莽兒郎驚散新鶯燕，龍香女認合玉蟾蜍》敷衍無雙事入話(入話係節錄《無雙傳》，很少改動)。佚名戲文有《王仙客》(見《南曲九成宮正始》)。明梁辰魚有雜劇《無雙傳補》(見《遠山堂劇品·雅品》)，陸采有傳奇《明珠記》(見《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清崔應階有傳奇《雙仙記》(見《研露樓三種曲》)。楊豆村有傳奇《無雙傳》(見《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二)。魯迅《唐宋傳奇集》即據《太平廣記》收錄，《舊小說》乙集、《唐人小說》上卷亦收錄。

杜光庭《虬髯客傳》²²

《虬髯客傳》，《唐志》不載。《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豪俠」類引，為最初載此傳全文者，注出《虬髯傳》，題作《虬髯客》。寫太原三俠虬髯客、李靖、紅拂事。

²² 「虬髯」與「虬髯」之淆，由來已久。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辨「髯」當作「鬚」，並云：「張說有《虬髯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為『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鬚，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亦云：『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於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為改易乎？考其謬始於《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謬，蓋其來久矣。」(《叢書集成初編》

唐人徵引此傳，唯見蘇鶚《蘇氏演義》，云：「近代學者著〈張虬鬚傳〉頗行於世。乃云隋末喪亂，李靖與張虬鬚同詣太原，尋天子氣。及謁見太宗，知是真主。」《崇文總目》傳記類著錄《虬鬚客傳》一卷，不著撰人。《通志·藝文略》傳記異類著同，並注云：「記李衛公事。」不注撰人。《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著錄杜光庭(850-933)《虬鬚客傳》一卷。《說郛》卷三四錄《豪異秘纂》兩篇，首篇為張說〈扶餘國主〉一則，蓋〈虬鬚客傳〉，但較《廣記》所引完整，與《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該書提要所言相合。《道藏》恭字收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卷四有「虬鬚客」條，為節本，蓋刪改〈虬鬚客傳〉而成。北宋王讜《唐語林》卷五節載，刪紅拂奔李靖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二「王珪李靖」條亦稱有杜光庭〈虬鬚客傳〉。宋人類書《海錄碎事》等則又引自裴鏘《傳奇》，不知據何版本。明嘉靖中顧元慶刊《顧氏文房小說》，收錄〈虬鬚客傳〉，題杜光庭撰，文字與《豪異秘纂》近。《虞初志》卷一收錄，不著撰人。《豔異編》卷二三「義俠」類、重編《說郛》卷一一二、《五朝小說·唐人百家小說》傳奇家、《唐人說薈》一〇集、《唐代叢書》卷一二、《龍威秘書》四集、《藝苑摛華》、《無一是齋叢鈔》、《舊小說》乙集皆據顧本收錄，撰人均題唐張說。《唐宋傳奇集》卷四、《唐人小說》上卷亦據顧本收錄。汪辟疆疑《道藏》為今傳之祖本，流傳宋初，又經文人潤飾，乃成今之〈虬鬚客傳〉。並在《唐人小說》上卷〈虬鬚客傳〉後附有〈道藏神仙感遇傳〉之「虬鬚客」一條。

凌濛初有《虬鬚翁正本扶餘國》雜劇，張鳳翼有《紅拂記》傳奇，皆以〈虬鬚客傳〉為本事。張太和皮黃劇《紅拂傳》(佚)、馮夢龍《女丈夫》皆演此事。此傳作者或云杜光庭，或云張說，或云無名氏，或云裴鏘。²³今以杜光庭撰採錄。

〔上接頁376〕

本) 耿欣〈虬鬚、虬鬚之淆〉一文中指出：「今按《容齋隨筆》卷一二云有杜光庭〈虬鬚客傳〉、《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一卷，《道藏》恭八收杜光庭《神仙感遇傳》有『虬鬚客』一條，知自宋以降確有作『虬鬚』者。《太平廣記》所載作『虬鬚』，……已屬改本。則改『虬鬚』為『虬鬚』，疑出宋人之手。然『虬鬚』、『虬鬚』之混稱，唐人已有之。老杜〈送重表侄王評事使南海詩〉述王氏家世及其曾祖姑曾識太宗事云：『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是又以太宗為虬鬚也。且王氏云虬鬚未見史傳亦不恰。《文苑英華》卷九〇七有張說〈右羽林大將軍王氏神道碑〉云：『猿臂虬鬚』。《五代史記·皇甫遇傳》：『為人有勇力，虬鬚善射，』即其證也。」(《中華文史論叢》第4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48)可見，「虬鬚」、「虬鬚」，唐人混用不疑，「虬鬚」當為宋人所改，今以《虬鬚客傳》之名錄之。

²³ 《虬鬚客傳》自宋以來，或云杜光庭、或云張說。魯迅《唐宋傳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說》主張杜光庭作。胡適〈論短篇小說〉一文主張張說作。程毅中《古小說簡目》認為：「杜光庭節取舊篇〈神仙感遇傳〉，故傳為杜撰，實際上作者是張說。」另外饒宗頤、葉慶炳等則主張無名氏作。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下冊考證為唐裴鏘撰。陳尚君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杜光庭」條下云：「著名傳奇《虬鬚客傳》因曾收入〈神仙感遇傳〉，亦署其所撰者，實誤。」(頁250)



裴劍《傳奇》

《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三卷。《崇文總目》小說類著錄同。《通志·藝文略》傳記冥異類、《郡齋讀書志》小說類、《文獻通考》小說家類、《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家類均著錄裴劍(生卒年里不詳，咸通、乾符中人)《傳奇》三卷。《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作六卷，云：「《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後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類說》卷二三節錄《傳奇》二十三條，高儒《百川書志》卷八小說家著錄為一卷二十二條，《紺珠集》卷一一亦節錄十七條，文甚簡陋。

《廣記》實引《傳奇》佚文凡二十九條，《舊小說》乙集輯錄十三條，鄭振鐸《世界文庫》第一冊據《廣記》輯錄佚文二十四條，汪辟疆《唐人小說》輯錄七篇，王夢鷗《傳奇校補考釋》輯三十條(見《唐人小說研究》)，周楞伽《裴劍傳奇》輯註三十一條(見《裴劍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程毅中《古小說簡目》著錄周楞伽輯註三十一篇之《傳奇》，且言：「尚可增補。」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輯佚文共三十四條，為最完備。其中豪俠類篇目有〈昆侖奴〉、〈聶隱娘〉、〈韋自東〉、〈陳鸞鳳〉、〈蔣武〉、〈湘媪〉等。

一、〈昆侖奴〉

本篇《廣記》卷一九四「豪俠」類引，題〈昆侖奴〉，注出《傳奇》。寫大曆中昆侖奴磨勒幫助主人崔生獲紅綃俠義事。《類說》卷三二節載，題〈崔生〉。《紺珠集》卷一一節載為「手語」、「紅綃」二節。明清刻本《古今說海》說淵五題〈昆侖奴傳〉，均不題撰人。《唐人小說》輯錄。《全唐詩》卷八〇〇收錄紅綃妓詩，附崔生詩。《情史》卷四載此篇，題同《廣記》。《古今說海》之明清刻本說淵部別傳家、《豔異編》卷二四義俠部載入，題作〈昆侖奴傳〉，均不題撰人。《綠窗女史》節俠部劍俠門、《無一是齋叢鈔》、《舊小說》丙集亦載入，題作〈昆侖奴傳〉，撰人分別為唐楊巨源、唐段成式、馮延巳。元楊景言有《磨勒盜紅綃》雜劇(見《南曲九成宮正始》)。《錄鬼簿續編》亦為楊景言《盜紅綃》。梁辰魚有《紅綃妓手語傳情》(見《盛明雜劇》)，梅鼎祚有《昆侖奴劍俠成仙》(見《盛明雜劇》)，皆演此事。更生子《雙紅記》則合紅綃、紅線兩故事而成。兩劇以唐傳奇中「一品」為郭子儀。清許燕珍《紅綃詠》(見《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二)亦演紅綃事。

二、〈聶隱娘〉

本篇《廣記》卷一九四「豪俠」類引，題〈聶隱娘〉，文末注出《傳奇》。寫貞元至元和中劍俠聶隱娘事。聶隱娘師尼學道，遵師命仗義行俠。後為魏博節度使「左右吏」，在刺殺陳許節度使劉昌裔時為劉勸降，作了保鏢，並戰勝了魏博節度使派來行刺的精兒和空空兒。

蘇軾《漁樵閒話》上篇曾述此事。《夷堅續志》前集卷二節載聶隱娘事，題〈斬人魂魄〉。《豔異編》卷二四義俠部載入此篇。《醉翁談錄·舌耕敘引》載宋代小說話本妖術類有〈西山聶隱娘〉，文佚。《古今說海》說部別傳家、《無一是齋叢鈔》、《綠窗女史》節俠部劍俠門、《舊小說》乙集均載，皆題作〈聶隱娘傳〉，而《綠窗女史》題唐

鄭文寶撰，《無一是齋叢鈔》作段成式撰，誤。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十一娘雲岡縱談俠〉述此事。此傳又見明抄本《甘澤謠》，似屬誤收。清尤侗撰有雜劇《黑白衛》(見《清人雜劇》初編)，即本此事。另據程國賦考證，清裴璉《女昆侖》寫葉李與賈似道之間的鬥爭，亦有聶隱娘事的影子。按今傳《甘澤謠》亦有本篇，李劍國考證乃明人誤輯，²⁴今從。

三、〈韋自東〉

本篇《廣記》卷三五六引，題作〈韋自東〉，注出《傳奇》。寫貞元中義俠韋自東除害人夜叉及護丹鼎事。《類說》卷三節載，題同。《古今說海》說淵八題〈韋自東傳〉，不題撰人。《三洞群仙錄》卷九節引，題〈自東擊虺〉。《唐人小說》輯錄。

四、〈陳鸞鳳〉

本篇《廣記》卷三九四引，題〈陳鸞鳳〉，注出《傳奇》。寫元和中海康有「後來周處」之稱的陳鸞鳳不畏鬼神，以「願殺一身，請蘇萬姓」的俠義精神斫雷公降雨救旱事。

五、〈蔣武〉

本篇《廣記》卷四四一引，題〈蔣武〉，注出《傳奇》。《類說》卷三節載。寫寶曆中循州蔣武為白象報仇殺掉巴蛇，又殺死專門吃女人的惡虎俠義事。

六、〈湘媪〉

本篇《廣記》卷六〇引，題作〈樊夫人〉，注出《女仙傳》。前小部分敘劉綱妻樊夫人與其夫鬥法事，後大部分敘貞元中湘媪(即樊夫人)為人治病，並刺殺吃人白鼉，救出數百人性命俠義事。按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詳細考證，此篇前半部分實出葛洪《神仙傳》卷七〈樊夫人〉，後半則出《傳奇》湘媪事，蓋周楞伽據清修《淵鑑類函》鱗介部引《傳奇》湘媪事入〈樊夫人〉中。

另據《古今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引〈湘媪刺鼉〉、《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引〈鼉城〉，明郭子章《蟻衣生劍記》上引〈樊夫人飛劍〉，皆同《廣記》所引後半部分，而出處俱為《傳奇》，故《傳奇》所載實湘媪事，李劍國考證為是，今從，以《傳奇》中篇目而輯錄為〈湘媪〉。

袁郊《甘澤謠》

本書《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小說家類著錄為袁郊《甘澤謠》一卷。《崇文總目》傳記類、《通志·藝文略》傳記冥異類、《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均入小說家類著錄。《郡齋讀書志》云：「《甘澤謠》一卷，載譎異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故曰《甘澤謠》。」《直齋書錄解題》

²⁴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862-63；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頁139。

云：「唐刑部郎中袁郊撰。所記凡九條，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道以名其書。」

《甘澤謠》原書佚，《廣記》引八篇。今傳九篇為輯本，明人楊儀所輯，共九條，缺自序，其中以〈聶隱娘傳〉湊成九篇，疑自《廣記》抄撮而成，毛晉據以刊入《津逮祕書》九集。《類說》卷三六節載六事，《紺珠集》卷一一摘六事，《說郭》卷一九錄兩篇。《學津討原》一六集、《四庫全書》、《唐宋叢書》、重編《說郭》卷一一五、《叢書集成初編》、《唐人說薈》四集、《唐代叢書》卷五亦收一卷，皆自《廣記》，有〈韋驪〉、〈魏先生〉、〈懶殘〉、〈圓觀〉四篇。《舊小說》乙集自《廣記》輯錄〈魏先生〉、〈懶殘〉、〈圓觀〉三篇。汪辟疆《唐人小說》卷下據《廣記》、《說郭》選錄〈陶峴〉、〈圓觀〉、〈懶殘〉、〈紅線〉、〈許雲封〉五篇。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下冊刪去原列為第五篇的〈聶隱娘〉，得八篇，並有考釋。其中豪俠類篇目有〈紅線〉、〈懶殘〉。

一、〈紅線〉

本篇《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題同，不著撰人，文末注出《甘澤謠》。寫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紅線盜金盒止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兼併潞州事，讚揚紅線「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的豪俠精神。

《說郭》載紅線事，無題，文與《廣記》稍異。《類說》、《紺珠集》節載，題為〈歌妓紅線〉、〈紅線〉。《孔帖》卷二四、《姬侍類偶》卷上、《海錄碎事》卷七下、《綠窗新話》卷下各有節引，題分別為〈紅線〉、〈紅線掌箋〉、〈內記室〉、〈薛嵩重紅線撥阮〉。宋《古今詩話》亦載紅線事（見《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一引），《唐詩紀事》卷三〇收冷朝陽〈送紅線〉詩。《虞初志》卷二、《豔異編》卷二四、《綠窗女史》節俠部劍俠門、《五朝小說·唐人百家小說》傳奇家、《唐人說薈》一集、《唐代叢書》卷一四、《龍威秘書》四集、《藝苑摛華》、《無一是齋叢鈔》、《晉唐小說六十種》四冊、《舊小說》乙集均載紅線事，題《紅線傳》，除《無一是齋叢鈔》題唐段成式撰外，其餘均題唐楊巨源撰，實取《廣記》卷一九五所引〈紅線〉。

〈紅線〉事為後代話本、戲曲所取。《醉翁談錄》妖術類有〈紅線盜印〉（佚），明梁伯龍有《紅線女》雜劇。清樂鈞《青芝山館詩集》有〈詠紅線〉詩。梁辰魚有《紅線女夜盜黃金盒》雜劇（見《盛明雜劇》），胡汝嘉有《紅線記》雜劇（見《曲錄》）。程守兆、李既明有《金合記》傳奇（見《遠山堂曲品·能品》），更生子有《雙紅記》傳奇（見《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另外，佚名《雙紅記》傳奇亦見《今樂考證》七〈明院本〉。皮黃劇有梅蘭芳本《紅線盜盒》。

二、〈懶殘〉

本篇《廣記》卷九六引，題文並同。寫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懶殘除阻道山石和虎害俠義事。

《類說》、《紺珠集》節載此事，題同《廣記》。《類事》題〈懶殘撥芋〉、《事類備要》題〈領取宰相〉。《唐人說薈》四集、《唐代叢書》卷五皆收此篇，均取自《廣記》。《說郭》、《舊小說》乙集、《唐人小說》亦選錄。按懶殘相李泌事，李繁〈鄴侯家傳〉（見

《類說》卷二)及《廣記》卷三八引〈鄴侯外傳〉均載之。唐無名氏有《高僧懶殘傳》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宋《高僧傳》卷一九〈唐南嶽山明瓊傳〉、《神僧傳》卷一〇〈懶殘〉均載其事。

范攄《雲溪友議》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為三卷。世傳三卷本分上、中、下三卷，記事六十五則，每以三字標題，前有作者自序和「五雲溪人范攄纂」字樣。另一種為十二卷本，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唐志》三卷，今本十二卷」。此書大約成於唐末僖宗時期。明刊本、《稗海》本、《筆記小說大觀》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均為十二卷。另外《說郛》本、《唐人說薈》本、《唐代叢書》本、《龍威秘書》本、《藝苑摺華》本、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均著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入子部小說家雜事類，云：「然六十五條之中，詩話居十之七八，大抵為孟棨《本事詩》所未載，逸篇瑣事，頗賴以傳。又以唐人說唐詩，耳目所接，終較後人為近。故考唐詩者，如計有功《記事》諸書，往往據之以為證焉。」其中豪俠篇目有〈名義士〉、〈南黔南〉。

一、〈名義士〉

〈名義士〉見《雲溪友議》卷下。本篇《廣記》卷一六七引，題為〈廖有方〉，注出《雲溪友議》。寫元和乙未歲，俠義之士廖有方下第遊蜀，至寶雞公館，義葬一落第舉子及施恩拒報俠義事。

二、〈南黔南〉

本篇載《雲溪友議》卷中，寫南中丞卓殺仇吏報鬻飯嫗事。南中丞卓早年遊學吳楚，羈旅窮愁，上蔡牧客吏難阻，而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為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酬，吾雖位微，本當斯日也。」乃殺仇吏莫鬻飯嫗。

筆記小說中的豪俠篇目

李隱《大唐奇事記》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大唐奇事記》十卷，李隱(生卒年不詳，咸通間在世)撰。《崇文總目》小說類、《通志·藝文略》傳記冥異類同。《遂初堂書目》小說類、《宋史·藝文志》均作《大唐奇事》。按《宋志》傳記類又載李隱《唐記奇事》十卷，當為一書。

原書已佚不存，《廣記》中僅見《奇事記》、《大唐奇事》二目徵引，注出佚文一二則。重編《說郛》卷四八輯錄一卷三條，署馬總撰。《舊小說》乙集輯四條，亦題馬總撰。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輯得十二條，為最多。今據此輯錄〈王常〉為豪俠篇目。

〈王常〉

《廣記》卷七三引，注出《奇事記》。寫至德二年王常用神授黃金術濟世救窮俠義事。

按王常事，《廣記》卷三〇三又有引，注出《瀟湘錄》。文稍異，不易確定何為原出，今以《廣記》卷七三錄之。

皇甫氏《原化記》

本書《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等均未著錄。原書不傳，《廣記》引佚文達六十餘條。南宋紹興中編《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小說類著錄皇甫氏撰《原化記》三卷，《通志·藝文略》小說類著錄一卷。《紺珠集》卷七節錄六條，題皇甫氏，《類說》卷七取此六條，又增三條，不題撰人。重編《說郛》卷二三輯三條，題皇甫氏。《舊小說》乙集自《廣記》輯二十三條，題皇甫氏，又輯《原仙記》三則，實為《原化記》。其中豪俠篇目有〈崔尉子〉、〈嘉興繩技〉、〈車中女子〉、〈崔慎思〉、〈義俠〉、〈韋滂〉、〈劉氏子妻〉、〈張俊〉等。

一、〈崔尉子〉

本篇《廣記》卷一二一引，《舊小說》乙集收錄。寫崔尉子報父冤仇事。

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四〈卜起傳〉事近〈崔尉子〉，元張國寶《相國寺公孫合汗衫》（見《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一一〈蘇知縣羅衫再合〉、《西遊記》中唐僧出身之描寫，皆本此。

按〈崔尉子〉事與溫庭筠《乾牖子·陳義郎》（見《廣記》卷一二二）、唐闕名《聞奇錄·李文敏》事（見《廣記》卷一二八）相似。

二、〈嘉興繩技〉

本篇《廣記》卷一九三「豪俠」類引，題〈嘉興繩技〉，注出《原化記》，不著撰人。《舊小說》乙集錄入。寫開元中嘉興縣囚拋繩技事。這一絕技，明人宋懋澄、錢希言等都有描寫。《聊齋志異》卷一〈偷桃〉亦即本此事。

三、〈車中女子〉

本篇《廣記》卷一九三「豪俠」類引，題〈車中女子〉，注出《原化記》。《舊小說》乙集錄入。寫開元中京城俠女「車中女子」盜宮庫救書生事。《豔異編》卷二四「義俠」部採錄此篇。

四、〈崔慎思〉

本篇《廣記》卷一九四「豪俠」類引，題〈崔慎思〉，注出《原化記》。《舊小說》乙集錄入。寫貞元中俠女崔慎思妻報父仇事。

按此篇與李端言〈蜀婦人傳〉、崔蠡〈義激〉、李肇《唐國史補》卷中〈妾報父冤事〉、薛用弱《集異記·賈人妻》係同一事源而情節稍異，今姑存之。

五、〈義俠〉

本篇《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題〈義俠〉，注出《原化記》。《舊小說》乙集

錄入。寫李勉所救故囚派刺客行刺李勉，知其事由後仗義殺負心縣宰(故囚)夫婦事。

按此篇與李肇《唐國史補》卷中〈故囚報李勉〉事同，而文較《唐國史補》為詳，《類說》卷二六《國史補》題作〈刺客〉。《北夢瑣言》卷九亦敘及李肇《國史補》此文，惟李勉誤作李公沂。故存之。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十一娘雲岡縱談俠〉入話節錄此篇。

六、〈韋滂〉

本篇《廣記》卷三六三引，《舊小說》乙集收錄。寫大曆中士人韋滂射殺妖怪為民除害俠義事。

七、〈劉氏子妻〉

《廣記》卷三八六引，《舊小說》乙集收錄。寫任俠有膽氣的劉氏子恃勇賭取女屍，後蘇醒娶其為妻俠勇事。

此篇《情史》卷五采入，《初刻拍案驚奇》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會，清安寺夫婦笑啼緣〉即入話演此事。

八、〈張俊〉

本篇《廣記》卷四三三引，注出《原化記》，《舊小說》乙集收錄。寫莊客張俊妻為虎所食，張俊殺虎復仇俠勇事。此篇《情史》卷五亦載，《水滸傳》李逵殺虎報母仇似源於此。

段成式《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三十卷，又《新唐書》段成式(803-863)本傳稱其著《酉陽書》數十篇。《崇文總目》小說類、《通志·藝文略》小說類著錄同。《玉海》卷五五引《中興館閣書目》云：「二十卷……凡三十二類。」又云：「段成式《續雜俎》十卷。」衢本《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均錄正集二十卷、續集十卷，《遂初堂書目》僅存其目，《四庫全書總目》入小說家類。《唐人說薈》一二至一三集、《唐代叢書》卷一五、《龍威秘書》四集、《藝苑摺華》、《說庫》、《晉唐小說六十種》取原書四十七條編為兩卷，《無一是齋叢鈔》合為一卷，《舊小說》乙集自《廣記》選輯四十四條。中華書局1981年方南生點校本為佳本。其中豪俠篇目有〈僧俠〉、〈京西店老人〉、〈盧生〉、〈蘭陵老人〉、〈瓦官寺少年〉、〈馬侍中小奴〉、〈魏明帝〉、〈周皓〉、〈張和〉等。

一、〈僧俠〉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廣記》卷一九四「豪俠」類引，題作〈僧俠〉，注出《唐語林》，誤。又云：「明鈔本作出《酉陽雜俎》。」寫唐建中初年韋生遇僧俠及其子飛飛比武事。

二、〈京西店老人〉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題作〈京西店老

人)，注出《酉陽雜俎》。寫韋行規少時遊京西遇劍俠京西店箍桶老人呈劍術事。

三、〈盧生〉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題作〈盧生〉，注出《酉陽雜俎》。寫元和中刺客盧生威逼江淮唐山人傳縮錫術事。

四、〈蘭陵老人〉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注出《酉陽雜俎》。寫唐京兆尹黎幹遇劍俠蘭陵老人及其呈劍術事。

五、〈瓦官寺少年〉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寫瓦官寺少年飛檐走壁事。

六、〈馬侍中小奴〉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寫馬侍中七、八歲小奴墜破馬侍中玉精盃而藏其牀下，「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的特絕之技。

七、〈魏明帝〉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九，寫俠異之人於魏明帝凌雲臺鈴下著屐登緣事。

八、〈周皓〉

此篇載《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二，《廣記》卷二七三引，題〈周皓〉，注出《酉陽雜俎》，《舊小說》乙集錄入。寫天寶中太仆卿周皓等豪族遊俠少年爭妓鬥毆及投大俠魏貞、周簡老事。

九、〈張和〉

此篇載《酉陽雜俎》續集卷三〈支諾臯下〉，無題。《廣記》卷二八六引，題作〈張和〉，注出《酉陽雜俎》。《舊小說》乙集錄入。寫大俠張和因豪家子相求而帶其入密窟眠花宿柳事。

此篇，《類說》卷四二節引，題為〈張和〉。《豔異編》卷二五、《情史》卷九采入，題同，云出《酉陽雜俎》。

溫庭筠《乾驥子》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溫庭筠(812?–873)《乾驥子》三卷，《崇文總目》小說類、《郡齋讀書志》小說類、《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文獻通考》小說家類著錄同。《通志·藝文略》小說類作一卷，《唐才子傳》卷八云溫庭筠「著《乾驥子》一卷」。《遂初堂書目》小說類亦存目。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諸子百家類、清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九小說家類亦著錄一卷。

《乾驥子》原書已佚，輯存一卷。《廣記》引佚文三十三條，《紺珠集》卷七輯十九條，重編《說郛》卷二二輯錄一卷凡十一條，《古今說郛叢書》二集所輯同。《龍威秘書》五集自《說郛》本取八條，《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輯同。《舊小說》乙集自《廣記》輯錄十七條。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據《紺珠集》節本、《廣記》及其他書引所輯凡五十條，為最完備。其中《陳義郎》為豪俠篇目。

〈陳義郎〉

此篇《廣記》卷一二二引，題〈陳義郎〉，注出《乾膺子》，《舊小說》乙集錄入。寫陳義郎血衫復父仇事。

按《廣記》卷一二一引《原化記》崔尉子事、《廣記》卷一二八引《聞奇錄》李文敏事，《青瑣高議》後集卷四〈荀起傳〉事皆相類，似同一事源。

李亢《獨異志》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李亢《獨異志》十卷，《通志·藝文略》傳記冥異類，《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同。《崇文總目》小說類作李元撰，疑「元」為「亢」之訛字。《類說》卷二四節錄一條，《說郛》卷六錄三條，重編《說郛》卷一一八輯錄一卷，凡九條。又明嘉靖鈔本和《稗海》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均著錄為三卷，《四庫全書總目》入子部小說家類，作二卷，題唐李亢撰，曰：「其書雜錄古事，亦及唐代瑣聞，大抵語怪者居多。」按「亢」似為「亢」之訛字。按《獨異志》作者，《新唐書》、《宋史》皆作李亢，《崇文總目》、《通志》作李元，《稗海》本作李亢。據侯忠義《隋唐五代小說史》言：「明州刺史只有李伉。」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也以為李伉。今以《新唐書》、《宋史》所題李亢為是。中華書局點校本以明鈔校補《稗海》本為底本，輯錄三百九十二條。另外，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又輯佚文三十九條，並標題名。今以中華書局本並參考李劍國《敘錄》所輯，其中的豪俠篇目有〈麥鐵杖為盜〉、〈侯彝匿國賊〉、〈虞氏驕奢滅家〉、〈魯肅義氣〉、〈羊角哀左伯陶〉、〈侯四娘討賊〉等。

一、〈麥鐵杖為盜〉

此篇載《獨異志》卷上，事出《隋書》卷六四〈麥鐵杖傳〉，《廣記》卷一九一「驍勇」類引，題〈鐵杖〉，注出《獨異志》。寫陳隋之際麥鐵杖俠盜事。此篇又載唐劉恂《嶺表錄異》中。

二、〈侯彝匿國賊〉

此篇載《獨異志》卷上，《廣記》卷一九四「豪俠」類引，題作〈侯彝〉，注出《獨異志》。寫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重諾輕生、好尚心義、匿亡命受苦刑而不改然諾事。

三、〈虞氏驕奢滅家〉

此篇載《獨異志》卷下，寫俠客滅梁之富民虞氏全家事。事出《列子·說符》。

四、〈魯肅義氣〉

此篇載《獨異志》卷下，寫魯肅任俠尚氣，廣納俠義之士及借周瑜糧而無取事。事出《三國志》卷五四〈吳志·魯肅傳〉。

五、〈羊角哀左伯陶〉

此篇載《獨異志》卷下，寫羊角哀俠義助友捨身事。事出《烈士傳》（見《後漢書》卷二九〈申屠剛傳〉注、《文選》卷五五〈廣絕交論〉注引）。

羊角哀、左伯陶事流傳較廣，後世多演為話本戲曲。《清平山堂話本·欽枕集

上》有〈羊角哀死戰荊軻〉，《古今小說》卷七有〈羊角哀捨命全交〉。元、明兩代有佚名雜劇《羊角哀鬼戰荊軻》(見《今樂考證·著錄二》)，清代有佚名雜劇《羊角哀》(見《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八)。另外，袁於令及薛旦有同名傳奇〈戰荊軻〉(見《今樂考證·著錄八》)，佚名傳奇〈金蘭誼〉(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一)。

六、〈侯四娘討賊〉

此篇《廣記》卷二七〇引，題〈侯四娘〉，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輯出《獨異志》。寫唐至德六年衛州婦侯四娘等三人豪俠仗義，入義營討叛賊事。侯四娘事亦見《舊唐書·肅宗紀》：「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行營討賊，皆補果毅。」按唐安史之亂後，婦女貞節俠義及討賊事較多。如杜牧《樊川文集》卷六〈竇烈女傳〉記載了唐建中年間汴州俠女竇桂娘智鬥叛賊事。《廣記》之談刻後印本卷二七〇有「竇烈女」條，即出《樊川文集》。李翱〈楊烈婦傳〉(見《全唐文》卷六四〇)記載了建中四年陳州縣令李侃妻團結軍民抗叛賊守城事。

康駢《劇談錄》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通志·藝文略》小說類、《郡齋讀書志》著錄唐駢《劇談錄》三卷。《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劇談錄》二卷，題康駢(即駢，生卒年里不詳，乾符五年登進士第，乾寧二年，著成《劇談錄》)撰。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已加考定。《四庫全書總目》亦作二卷，入小說家異聞類。《遂初堂書目》存目而不題撰人與卷數。

《劇談錄》明清傳本多為二卷，卷上二十條，卷下二十二條，共四十二條。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增補四則。清人書目中如錢曾《也是園書目》、《述古堂書目》著錄為三卷鈔本。另《廣百川學海》丁集、《唐人說薈》四集、《唐代叢書》卷四均刊為一卷。《紺珠集》卷八錄九條，題康駢。《類說》卷一五摘錄九條，不題撰人。《說郛》卷三節選二條，注云二卷，題唐康駢。《廣記》引三十多條。《舊小說》乙集選輯十六條，題康駢。1958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據劉世珩《貴池先哲遺書》所收《劇談錄》排印，世稱善本。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輯錄四十二條，最完備。其中豪俠篇目有〈潘將軍失珠〉、〈田膨郎偷玉枕〉、〈張季弘逢惡新婦〉、〈管萬敵遇壯士〉等。

一、〈潘將軍失珠〉

此篇載《劇談錄》卷上，《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潘將軍〉，注出《劇談錄》。記女俠三鬢女子戲盜潘將軍玉念珠事。

按此篇《廣記》所引，與《劇談錄》今本稍異，篇末馮緘一節今本附錄，而《廣記》與正文相接。《唐人說薈》、《舊小說》乙集輯入，其中《唐人說薈》刪馮緘事。《初刻拍案驚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十一娘雲岡縱談俠〉話本略述此事。

二、〈田膨郎偷玉枕〉

此篇載《劇談錄》卷上，《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田膨郎〉，注出《劇談錄》，文稍有異。《舊小說》乙集從輯。寫唐文宗時盜俠田膨郎偷文宗玉枕及被另一

大俠王敬弘小仆所捕事。

三、〈張季弘逢惡新婦〉

此篇載《劇談錄》卷下，寫咸通中俠士張季弘與武婦事。《角力記》采入此事，《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劉東山誇技順城門，十八兄奇蹤村酒肆〉即演此事。

四、〈管萬敵遇壯士〉

此篇載《劇談錄》卷下，寫會昌中武俠麻衣張蓋與管萬敵角力之事。調露子《角力記·考古》載入。

馮翊子《桂苑叢談》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桂苑叢談》一卷，注曰：「馮翊子子休。」《崇文總目》傳記類、《通志·藝文略》小說類、《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同《新唐志》，而《宋志》卻云「不知作者」。衢本《郡齋讀書志》卷六雜史類著錄，敘云：「馮翊子子休撰，雜記唐朝雜事。」《文獻通考》著錄同。《四庫全書總目》入小說家異聞類。

此書亦載於《寶顏堂秘笈》續集、《續百川學海》丙集、《廣四十家小說》、重編《說郛》卷二六、《五朝小說·唐人百家小說》、《四庫全書》、《唐人說薈》二集、《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共輯錄十條，各有標目。《類說》卷五二刪摘八條，不注撰人。《說郛》卷七自原書錄二條，注云一卷，無題目。《廣記》引九條，《舊小說》乙集輯五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據《寶顏堂秘笈續集》本出過排印本。其中〈崔張自稱俠〉為豪俠篇目。

〈崔張自稱俠〉

《廣記》卷二三八引，題〈張祐〉，注出《桂苑叢談》。寫進士崔涯、張祐任俠好俠事。

此篇《類說》節載二節，題〈冬瓜祐子〉、〈椿兒桂子〉，《說郛》本載全文，《古今談概》譎知部亦載，題〈崔張豪俠〉。

按崔涯有〈俠士詩〉，收《全唐詩》卷五〇五，張祐一聯詩收《全唐詩》卷五一〇。另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下亦載張祐隱俠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三〈白萬州遇劍客〉以及韋驥《韋先生集》卷十七〈白廷誨傳〉記載萬州白廷誨兄弟被黃鬚劍客欺騙事，事類《張祐》。《儒林外史》(第十二回、第十三回)〈張鐵臂虛設人頭會〉情節以《桂苑叢談》事為素材，敘張鐵臂以豬頭騙婁公子五百金事。

皇甫枚《三水小牘》

此書始著於《崇文總目》傳記類，云二卷，皇甫枚(按「枚」為「枚」訛字，生卒年不詳，晚唐人)撰，《遂初堂書目》存目，《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小說類均作二卷，《直齋書錄解題》入小說家類，云：「唐皇甫枚遵美撰，天佑中人。三水者，安定屬邑也。」《古今說海》錄七條，無標目，作一卷。《說郛》卷三三摘錄十條，注云二卷，署皇甫枚。繆荃孫自《廣記》等輯錄十二條，《舊小說》乙集選輯十五則，《唐

人小說》卷下選錄六條，中華書局排印本又自《類說》補輯十四條。其中〈李龜壽〉為豪俠篇目。

〈李龜壽〉

《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李龜壽〉，注出《三水小牘》。寫大中間白敏中遇刺客李龜壽事。

《說郛》卷四九引唐柳公權《小說舊聞記》四則，其中有此篇，題同《廣記》，文稍異，末多近百字，且有讚語。²⁵

衰變期 (907-960) (五代)

傳奇中的豪俠篇目

沈彬《張懷武死義記》(傳奇文)

此篇載於《稽神錄》卷五。《廣記》卷三一三引，題〈張懷武〉，注出《稽神錄》。寫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大饑，甲辰中，豫章獨豐，蔡之裨將張懷武與另一軍將各率其屬就豫章取食，為使兩軍停止爭鬥，張懷武自吻死義事。按《廣記》文內有「彬因述記，以申明之」則沈彬原有述，徐弦節略文，此篇乃徐弦記載沈彬之語。

筆記小說中的豪俠篇目

五代闕名《燈下閒談》

此書撰人失考，南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小說類始著錄《燈下閒談》二卷，不著撰人。《通志·藝文略》小說類、《宋史·藝文志》小說類、《文獻通考》小說類著錄均同《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清錢曾《述古堂書目》卷三小說家著錄鈔本十卷，曹寅《棟亭書目》卷三說部著錄鈔本一卷，注唐無名氏序著。《中興館閣書目》載《燈下閒談》二卷，云：「不知作者。載唐及五代異聞，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見民國六年張鈞衡所刻《適園叢書》十二集)《類說》卷五二摘錄《燈下閒談》二條，《說郛》卷一一選錄〈劉損〉一篇，題下亦注：「二卷，載唐及五代異事。」重編《說郛》卷三七取《說郛》本一條，又增〈潘良貴〉一事，題宋江洵(誤)。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列篇目二十篇。其中豪俠類篇目有〈神仙雪冤〉、〈行者雪怨〉。

一、〈神仙雪冤〉

此篇載《燈下閒談》卷上，《說郛》卷一一載，無題。寫中和四年維揚呂用之奪商人劉損妻及寶貨，仙俠虬鬚叟威脅呂歸裴氏事。

²⁵ 《小說舊聞記》為宋人偽託柳公權之作，實抄撮《隋唐嘉話》及《三水小牘》而成。四則中〈李龜壽〉一篇較《廣記》近多百字，且有「三水曰」讚語。

此篇《劍俠傳》卷三、《情史》卷四、《國色天香》卷九皆載。《劍俠傳》、《情史》題〈虯鬚叟〉，《國色天香》題〈虯鬚叟傳〉。

宋無名氏《北窗志異》(見《情史》卷九、《古今閨媛逸事》卷四、《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卷三五九引)即演此事。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三二有〈黃秀才徵靈玉馬墜〉話本演此事入話。明王元壽有《玉馬墜》(見《遠山堂曲品·能品》)，佚名有《玉馬緣》(見《曲錄》)，清劉方有《天馬媒》(見《古本戲曲叢刊》三集)，路術淳有《玉馬佩》(見康熙展謔齋刊本)，張堅有《玉獅墜》(見《玉燕堂四種》)，皆演此事入戲曲。

二、〈行者雪怨〉

此篇載《燈下閒談》卷下，《類說》卷五二節題〈素娥皮囊〉。《補侍兒小名錄》、《姬侍類偶》卷上節引，題分別為〈燈下閑笑〉、〈素娥皮囊〉。寫後梁開平戊辰歲進士韋洵美妾崔素娥被鄴城羅紹威所奪，遇寺中打鐘行者俠義相助奪還事。《全唐詩》卷八〇〇編錄崔素娥、韋洵美詩三首。

王仁裕《玉堂閒話》

《玉堂閒話》為雜史瑣聞性筆記。《崇文總目》傳記類著錄十卷，王仁裕(880-956)撰，《通志·藝文略》雜史類著錄同。《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三卷。《郡齋讀書志》入史部地理類，作三卷，《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著錄二卷。另外，南宋初《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錄王仁裕《玉堂閒話》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雜事類著錄四卷。

《玉堂閒話》原書已佚。《通鑑考異》卷二八，《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五均有引《玉堂閒話》篇目者，而《廣記》徵引頗多，為一百五十六條。《紺珠集》卷一二摘三條，《類說》卷五四摘二十四條，重編《說郛》卷四八自《廣記》輯錄九條，《舊小說》丙集輯四十五則。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據《廣記》、《類說》、《紺珠集》等輯錄佚文凡一百一十七條。其中豪俠篇目有〈村婦〉、〈王宰〉、〈裴度〉、〈鄒仆妻〉、〈歌者婦〉、〈發塚盜〉等。

一、〈村婦〉

此篇《廣記》卷一九〇引，題〈村婦〉，注出《玉堂閒話》，《舊小說》丙集錄入。寫昭宗時成州村婦智殺州兵救夫俠義事。

二、〈王宰〉

此篇《廣記》卷一九七引，題〈王宰〉，注出《玉堂閒話》。寫前蜀丁醜歲(天漢元年)河池縣王宰及村婦仗義拒賊事。

三、〈裴度〉

此篇《廣記》卷一六七引，題〈裴度〉，注出《玉堂閒話》。寫元和中裴度仗義還妻事。《唐摭言》卷四「節操」條有〈裴度〉，《廣記》卷一一七引。明擬話本《醒世恆言》卷一八〈施潤澤灘闕遇友〉引此事入話。

《唐摭言》卷四、《唐語林》卷六、《分門古今類事》卷一九皆載此事。故《玉堂閒

話》中〈裴度〉似是改寫《唐摭言》卷四「節操」條之〈裴度〉。《說郛》卷三五《續釋常談》節引，《情史》卷四情俠類采入，題〈裴晉公〉。《古今小說》卷九據此演為話本〈裴令公義還原配〉，並附有裴度還帶事。關漢卿雜劇有《裴度還帶》（見《錄鬼簿》卷上），明賈仲明有《山神廟裴度還帶》雜劇（見《孤本元明雜劇》），沈采有《裴度香山還帶記》（見《古本戲曲叢刊》初集）。

四、〈鄒仆妻〉

此篇《廣記》卷二七〇引，題〈鄒仆妻〉，注出《玉堂閒話》。寫梁末龍德壬午歲（二年）徐州都軍務鄒景溫仆為盜所殺，其妻擒賊復仇俠義事。

五、〈歌者婦〉

此篇《廣記》卷二七〇引，題〈歌者婦〉，注出《玉堂閒話》。寫歌者刺南中大帥為丈夫復仇自殺俠烈事。

《綠窗新話》卷下《歌者婦拒奸斷頭》即述此事，文簡，不注出處。《青泥蓮花記》卷四〈記節一〉引《廣記》文。《情史》卷一貞節類亦載，文同《廣記》。

六、〈發塚盜〉

此篇《廣記》卷一六八「氣義」類引，題〈發塚盜〉，注出《玉堂閒話》。寫光啟大順之際褒中發塚者俠義事。

王定保《唐摭言》

《唐摭言》原名《摭言》，十五卷，是晚唐五代時仿《世說新語》的軼事小說集。《唐摭言》卷三〈散序〉云：「定保〔870-941?〕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引劉毓崧《唐摭言·跋》（見劉毓崧《通義堂集》卷十二）考證此書成於梁貞明二、三年間（916-917），全書一百零三門。《郡齋讀書志》入子部小說家類，《直齋書錄解題》同，並云：「唐王定保撰。」《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均入子部小說家類。《叢書集成初編》、《四庫備要》、《稗海》、《說郛》、《五朝小說》、《唐人說薈》、《唐代叢書》等均著錄一卷。《雅雨堂叢書》本、《學津討原》本均作十五卷，文字較全。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據《雅雨堂叢書》本排印，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印。其中豪俠篇目有〈郭元振〉、〈宣慈寺門子〉、〈胡證〉等。

一、〈郭元振〉

此篇《廣記》卷一六六「氣義」類引，題〈郭元振〉，注出《唐摭言》。寫郭元振十六歲為太學生時仗義疏財，以家所寄四十萬錢助人安葬俠義事。

二、〈宣慈寺門子〉

此篇《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宣慈寺門子〉，注出《唐摭言》。寫乾符二年義俠宣慈寺門子在曲江亭進士宴聚中仗義教訓一驕悖少年俠義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三、〈胡證〉

此篇《廣記》卷一九五「豪俠」類引，題〈胡證〉，注出《唐摭言》。寫元和間胡證懲惡少救裴度俠義事。

孫光憲《北夢瑣言》

《北夢瑣言》原書三十卷，現殘存。此書孫光憲(?-968)〈自序〉云：「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郡齋讀書志》小說類、《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均著錄三十卷，《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雜事類著錄二十卷。其中豪俠篇目有〈荊十三娘義俠事〉、〈許寂〉、〈丁秀才〉等。

一、〈荊十三娘義俠事〉

此篇《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荊十三娘〉，注出《北夢瑣言》。寫荊十三娘為李正郎弟李三十九復仇奪愛妓事。

二、〈許寂〉

此篇《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許寂〉，注出《北夢瑣言》。寫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遇劍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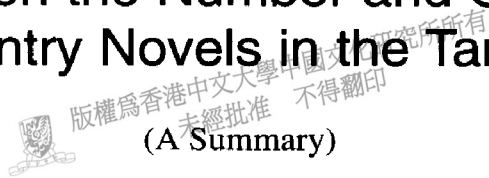
三、〈丁秀才〉

此篇《廣記》卷一九六「豪俠」類引，題〈丁秀才〉，注出《北夢瑣言》。寫寄寓茅山紫陽觀的丁秀才呈俠技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Investigations on the Number and Contents of the Knight-errantry Novels in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Wang Juying

Most scholars have based their research on the knight-errantry novel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light of the nineteen such novels listed in the *Tai ping Guang ji*. Not an all-round author or compiler has been identified so far. The present paper, starting with a survey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writings on knight-errantry, is focused on the existing titles of all the Tang dynasty writings or the titles of writings which have appeared in the catalogues, including tales of the marvelous, tales of the mystery and the supernatural, miscellaneous histories and miscellaneous biographies. Ninety-seven novels on knight-errantry written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have been collected. These Tang dynasty novels have been categorized into tales of the marvelous and literary sketches in four different periods, namely, the embryonic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florescent stage and declining stage. Careful studies have been made of each stage in terms of its source, versions, contents, popularity and change to shed light on the creat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knight-errantry novels.

